

一支笔小说精粹

这种爱，没有夜晚星星而撒下的光辉，
这不是硬邦邦的爱，而是柔情蜜一般的
纯洁的爱。

星星在闪烁

(二)

赵希方 编著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一支笔小说精粹

星星在闪烁

(二)

赵希方 编著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支笔小说精粹(星星在闪烁)/赵希方编著. -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5.9

ISBN 7-5601-2890-4

I. 一… II. 赵… III. 近代-中国-小说
IV. I24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1342 号

责任编辑:陈凤雄 封面设计:张 娜

星星在闪烁(一)(二)

赵希方 编著

出版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三河市杨庄镇鲍各庄长虹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5.275
字 数 256 千字
版次印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7-5601-2890-4/I·102
全两册定价 57.6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目

录

牺牲	(1)
一块钱	(27)
邻居们	(38)
阳光	(50)
不说谎的人	(75)
创造病	(83)
敌与友	(88)
狗之晨	(95)
电话	(102)
生灭	(105)
灯会	(116)
刘先生	(122)
棋王	(127)
城隍庙的书市	(170)
生与死	(179)
回光	(193)
红麻雀	(201)
赌石	(212)
渔人、渔鹰和鱼	(239)

沙漠里的狼	(288)
啊！古老的航道	(304)
星星在闪烁	(345)
沉船	(354)
长相守	(377)
荒原的种子	(381)

一支筆小說精粹





否认说那是国家保护动物，岂能轻易送人。他揽住我的肩朝一辆白色卧车走去，说很快就会知道了。

车是旅游公司专门为建国准备的，开车的小伙子是土生土长的傣族人，长得挺拔英俊，一头短发却在颈窝处掀起一个小小的短辮，颇有点先锋意味。带车来的旅游公司经理掏出一个红绒首饰盒递与建国，建国打开后笑问：“喜欢啵？”我接过来一看，不禁吸了口气，原来是一副有翡有翠的缅甸玉镯。我小心拿起一只，阳光下，世人常讲的珠光宝气立刻逼入眼内，果然是个价值不菲的惊喜。“喜欢吗？”建国又问了句。我不懂玉，一时不置可否。没想到一旁的司机开了口：“这手镯太俗，不适合你戴，你该戴玻璃种的翠，那才叫清雅。”“你这家伙就喜欢开黄枪。”经理苦笑着拿手指指自己的部下。“真的，我劝你别买，我帮你物色一副绝对顶尖级的。信不信，经理。”司机嬉皮笑脸地拢到上司跟前，递上一支烟，接着掏出打火机。我从小很少得到礼物，也就不欢喜别人的馈赠，视那为施舍。对建国更是如此，当然钱属例外，那是该得的工资。我说算了吧，多看看再说。建国没有坚持，颇带歉意地退回玉镯。这时，司机又开了口：“小姐好像带了块石头？”我一愣，惊讶这种洞察力。我的确带着外公的石头，装在塑料袋内拎着。我带着它是打算找行家再鉴定一番，这才是我来版纳的本意。“我叫璞……能看看你的石头吗？”璞的请求听来像是命令。当我还在惊讶璞的名字的时候，璞已将石头掏了出来。于是，只见璞的两手轻轻地把石头来回抚摸，脸上渐渐呈现出专注神往陶醉之感。公司经理说：“璞见了好赌货就忘乎所以，看他那样子就像在抚摸女人。”建国哈哈大笑，璞如梦方醒，连呼好石好石。璞认真地问我石头是

哪里来的,我说是外公留下的。璞“哦”了一声,一副原来如此的样子。“干吗留到现在?”璞不理解这种长久引而不发的做法。我不愿说那个“输”和“垮”字,含糊地告诉它是外公的全部家产。璞听后眼里的光彩顿时减弱,喃喃道:“明白了……”公司经理截住璞的话说快开车吧,等买到好手镯,才算得你的本事。

上路了,一出景洪城就是崎岖的盘山公路,一道弯紧跟着一道弯,不长的50多公里地段,便有几百个盘旋。璞开了近10年车,路熟得很,车开到了崖边上,他照样谈笑风生。我一路身体僵直表情肃穆,建国也是如此。璞从反光镜里瞧见这些,笑道:“二位愿意打赌吗?车翻了我倒付帐。不翻,你们加倍给钱。怎样?赌注下多少?”建国讪笑道性命哪能作赌。璞一脸正经地说:“性命青春爱情婚姻哪样不能作赌,只要你愿意。”听此话我心里一扑腾,忍不住瞟眼过去,看见建国正望着窗外急速后退的大片绿色,眼中溢出我未见过的孤独与迷茫。他经历过什么,他思考些什么,我全然不知,需要认真去读懂他么,值不值得?我也感到迷茫。

中缅边境上的小镇打洛到了,按惯例在这里需要逗留一小时,吃午饭和办理出境手续。吃罢饭,璞带着建国去办手续,我无事可干,拣着人多的地方站。那是间挨着饭馆的大厅,空荡荡简易得四壁空空。但是两个赌局使得这间大屋子里人声鼎沸热闹非常。一个赌大赌小,一个赌多赌少。前者是电动骰子,所谓科学公正。后者是人工操作,以贝壳替代骰子,靠的是眼疾手快。我凑到小方凳前,瞅着一堆黄灿灿的小贝壳被指端下的瓶盖瞬间分割罩住,“几个?快猜?”设赌的老板30出头皮肤黝黑,生着一副田鼠般机警的尖脸和





眼珠。“3个!”一人拍下200元,“4个!”一人拍下300元,“8个!”又一人拍下500元。“见利勇为,手快不如眼快,快猜快猜!”老板两眼飞快地扫视着众人,嚷嚷着怂恿更多的赌家。“快看,起盖了!”随着一声喊,瓶盖掀开,“呀,6个!”人群一阵躁动,赢家含笑把自己连同他人的赌资一把撸走。输家不服输,满头是汗地盯住又罩下去的瓶盖,拍下一叠票子外加一只精工牌手表。此刻有精明者自以为瞅准瓶盖罩下去时贝壳的个数,大叫着:“5个!”拍下1000元。在场的人死死盯着那个罩住财运的瓶盖,全部屏住了呼吸。结果一揭瓶盖,下注的两人立即呆若木鸡,两个贝壳如两只眼睛讥讽地看着他俩。方凳上的钱物全归了老板。“我还要赌!”输红了眼的输家又摘下手上的戒指。老板捏住瓶盖的手飞快地在贝壳之间穿梭滑动,造成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效果。“几个?几个?”瓶盖骤然停下,“8个!”一输再输的输家声音发哑。这时,我已经按捺不住,掏出已在裤兜内捏出了汗的手朝凳上一拍,说:“6个!”我早被这种原始得毫无技巧可言的赌局撩拨得浑身热燥。此时的我绝非彼时的我,那种渴望冒险的遗传基因此时在我身上充分体现出来。我想当年外公那生死一赌,也一定基于这最初的冲动。正当我拍下500元之际,就听见身后又有人喊:“我赌3000!”声音有点耳熟,一扭头,竟是璞,璞朝我顽皮地眨眨眼皮。老板看见璞,笑道:“璞老弟,你这赌石的手何必要来抢我的生意呢?”璞抬脸打了个唿哨,笑道:“老三,我是在给你捧场咧……”不等璞的话音落地,老板马上说:“不赌了不赌了,我要回家吃饭。”说罢一眨眼把贝壳全装到裤兜里。

赌局散了,璞把我的钱递给我,说:“真看不出,你也好

赌,不过这种玩意儿沾不得。”我笑笑没作声,心里颇感遗憾。这时看见建国在一旁冷冷地注视着我,我走过去,他满脸不悦地说:“你以前也赌?”我被他的表情激恼,做出无所谓的样子说是啊,我天生一个赌徒。建国一把揪住我站到一旁,低声咆哮道:“我不允许你这样做!”我毫不示弱,龇牙咧嘴地回答道:“凭什么教训人,你没这个权力!”“我有这个权力!”他停下来喘了口气。我以为他会说他花钱雇我来的,当然有这个权力。可是,他说的是“我爱你……”他示威似地摇晃着我的肩,我感受着他的力量的同时感觉到心理上的防线出现了危机。

一支筆小說精粹

小车继续前进,10来分钟就过了国界。璞说他几乎每隔3天出一趟国,“现在各位都是外宾了,在老缅眼里,各位类似去中国旅游的老美老英。”璞觉出车内的沉闷,讲两句笑话想调节一下气氛。但是,建国不领情,避开我的目侧脸望着窗外。我也懒得搭腔,他忘不了他是建国,难道我就应该忘掉自己是紫玉。紫玉不是靠卖笑为生的青楼女,不想处处讨得男人的欢心。璞仍不罢休,又无话找话,说:“小姐不用失望,如果想豪赌,我可以带你去一个地方。”话说到这里就断了,显然在卖关子。以我的聪明,已猜到是什么赌局,便说:“是赌石。”这两个字早嵌进我的记忆,而且巴不得璞带我去那个地方。璞很高兴我的一点即通,说:“对对对,你随身就带了块好赌货。见过赌石?”我摇摇头,说:“你是赌石里手,快快讲来听听。”我有意让自己的笑声鸽子似地在车内飞翔,企图激一激建国。然而未能奏效,建国还是保持原有的姿势,木雕一般。璞说:“我哪敢赌石,一是没那个胆二是没那份财,他们说的是玩笑话。赌石不是一般的赌,打个比方吧,赌钱





賭物好比飲茶。而賭石好比喝酒，而且是烈性酒。那解石的刀一刀下去，咔嚓一聲，要么平地暴富要么傾家蕩產……”听到这里，我的心揪了起来，正一点一点咀嚼出外公顷刻间由富变穷的绝望与惨痛。看见我急剧变化的表情，璞更加来劲儿，说：“赌石是赌玉石的毛料，其实你们汉人老早以前就有赌石了，春秋时楚国的卞和不就是为了那块著名的和氏璧赌掉了两只脚么。那和氏璧是软玉，而老缅甸赌的硬玉，是翡翠。你那块石头像是缅甸老场区的石头……”璞说一句两句难以讲清，等逛完商业街再接着讲。说着车即停稳。

缅甸境内的商业街专卖玉石工艺品，铺面不同，价格不同，老板国籍不同，玉石产地不同。总之，翡翠玛瑙琳琅满目，软玉硬玉真假莫辨。逛了两个小店我就不打算再往前走了，我惦记着那神奇的赌石。我拉住建国的手说想去看赌石，我知道这个时候跟他赌气是犯傻。建国问璞赌场在哪里，璞回答在不远的村寨里，逢上有石头才能赌。“去不去？”建国反过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发觉他脸上的冷漠正在减退。“去！”我欢喜雀跃着冷不防在他腮帮上啄了一口，这半真半假的浪漫之举闹红了建国的脸。璞吹了声唢呐，说：“我没看见，我什么也没看见。”

璞说的村寨掩在凤尾竹与棕榈树的浓荫里，红色的土路褐色的房舍与湛蓝的天空亮丽的绿色植被构成颇带异国情调的画面。“赌场为什么设在这里？”我问璞，难以看出这不起眼的农户中能摆设下气贯长虹的擂台。璞笑道：“因为最有名的切石大王住在这里。”不等我再问下一句，璞自顾自地讲起来。这是一个口头流传的故事，它竟有无考证价值，不得而知。但是，它像药引或者佐餐酒那般，慢慢诱人进入神

奇虚幻的境界。

璞说, 忙是他的表亲, 50 年代初从版纳到的缅甸。忙很穷, 人也单薄, 几经辗转, 在产玉的大马坎场区找到一份差事, 专管使锯切石。大坎场区的石头不是一般的石头, 那黄沙皮、黄红沙皮的石头能够卖到 1000 元一公斤, 若是遇到有赌色的石头, 那就是天价了。每天一筐一筐地切石头, 挖出来多少他切开来多少, 这当中自然而然积累了经验。一旦发现有的石头根本没有切开的必要, 干脆扔在一边。老板见了, 说忙偷懒, 要解雇他, 并不给当月的工钱。忙不服气, 声辩自己并非偷懒, 而是有一双慧眼。老板说那好, 就借你的慧眼来赌石头, 赢了, 我付钱给你。输了, 按价折算, 你白给我干 10 年 20 年。不一会儿, 老板取来石头, 还带来场上的老师傅。那是块约 6 公斤的水石, 皮呈蓝色, 细看有 3 指宽的蟒带。蟒带是指石头上的花纹, 是判断是否含玉的重要标志之一。这水石一眼看去是块好赌货。老板说你们两个看这石头该不该切, 怎样切。石头是老师傅选的, 老师傅在上面划了解线。忙把石头左看右看之后, 说照此线切开, 石头一文不值, 如果向下偏一公分, 石头可赌 30 万。这个价几乎是忙今后 40 年的工钱。老板听了忙说不许反悔。结果照老师傅的解线切下去, 两边见白。照忙的解线切下去, 满眼是绿! 忙拿着赢来的 30 万从此开始自己的切石生涯。

故事听完了, 建国的精神勾了上来, 他说像这样瞬间获利, 实在是刺激。璞说这还不算, 赢与输相比较, 输更加惊心动魄。3 个月前, 两个玉石商合伙买到一块大马坎水石, 卖主要价 650 万, 后来还价要 500 万。这石头处处见绿, 而且是高绿、玻璃种, 按理再赌再涨的可能性极大。玉石商兴奋不已。





当即请人来解,谁知一刀下去,石内色薄如纸,500万的身价猛跌,眨眼损失400万。“哎呀,太刺激了!”我大叫?起来,我对璞说:“我外公的石头我还想再赌一盘,输了,我留下抵债。”璞大笑不止,忙曾经有4个老婆,后来都因受不了赌石的大起大落生死难卜,先后弃家而逃。从此忙不近女色,说女人折运。璞侧脸看了看我,做了个鬼脸说:“你这么漂亮,要留下来,他是绝对不会答应的。”我知道璞的话是戏言,但听了仍不免心悸。我陡然记起姑妈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看她那狐眼蛇腰的样子,没有半点儿像我家的……肯定是她那扫帚星的妈怀的野种。”天啊,难道出了国界,走到这几万里之外的异域,世俗的偏见依然一样。悲愤使我的脸色阴沉下来。这时,建国挨近我,一只手压到我的手上,抚摸着:“都是些无稽之谈,我是不信这套的……”“可是我信!”我的声音之大,把自己也吓了一跳,我本来还想说我信母亲的话,还想说我是为赌20万才与你上床的,还想说我就是你们这些男人折运。然而,璞的道歉抢在了前,璞说没想到得罪了小姐,实在是句玩笑话,不要往心里去。我稳住神,尽量做出轻松状说不关他的事,是嚼口香糖不小心咬着了舌尖。再侧脸看建国,他正关心地看着我。我一阵鼻酸,有哭的念头,就在这时,刚才欲说的话顽强地脱口而出:“我与你本来也有一赌……”“赌什么?”建国两眼定定地望着过来,似明白又似浑然不知。就在这时,车停住,璞说快下车,一小时之后一定要返回,不然作非法滞留论处。

三

杌坐在我们对面，面容清癯，神态安详，说是个僧人或者道人更加恰当。年近古稀的杌已显出老态，一双老眼提不起神来，丝毫没有明察秋毫的光芒，这令我大失所望。璞讲明来意，杌淡淡一笑，说他近来连赌连输，无力偿还债务，已少有人找他切石论赌了。杌的汉话说得还流畅，他伸出手指，说：“我已经切垮了8块石头……老话讲神仙难断寸玉，我与玉打了一辈子交道，还没有摸透它的秉性哟。”一番话说得平和从容，颇带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将帅之风。璞可能听多了杌的各种感慨，坐到一边去打盹，说是蓄足精神晚上才好开夜车。

瞟眼房内简陋的陈设，建国不解地问明知赌石的风险，为何连赌8块，是否像赌钱那样输急了想把本金捞回来。杌笑着摆摆手，慢条斯理地回答说：“不是，不是，赌钱满眼看的是钞票，而赌石看的是石头中的翠，那绿得像嫩叶透得像蝉翼晶莹闪烁的翠哟，可以让你看到儿时的梦幻，感受到阳光月色的美妙……这不是赌钱不是贪钱，而是赌眼力赌魄力，赌自己的人生经验。”说到这里，杌话锋一转，问建国：“你是商人吧？”建国点点头，杌接着说：“还是个儒商哟。”建国一笑，说替公家打工。杌说：“商海瞬息万变，输得起才能赢得起，才是真正的赢家。”看得出建国脸上飞快滑过的惊愕。早听曹先生说起建国追求至善至美，典型的宁做项羽不做韩信的倒驴不倒架。在公司打工那阵子也目睹过他威严有余的管理方式。“他有花边新闻吗？”这是公司女职员私下议论的





一个话题,建国在她们眼里不苟言笑,是个缺乏温情的老板。“听说他的太太在北京,那么,他的情人就在东京了。”这是她们得出的结论。原以为曹先生打赌,是为了败坏建国的名声,这是古今中外击败对手的惯用技法,岂不知事成之后,曹先生反倒劝我赶快脱身。觉察不出建国有什么变态或者设下什么圈套,干脆横下一条心继续赌了下去。

我掏出外公的石头,请忙过目。就在忙接过石头的一瞬间,我被那双老眼里骤然闪烁出的光亮所震撼,那是神奇的生命光彩。忙沉吟了片刻,说:“这是块险石呀……”我的心当即往下一坠,告诉忙说这块石头害得我外公家破人亡。忙脸色一变,急问:“你外公呢?”我说投江自尽了。忙长叹一声,说:“这种险石若要论赌,是千万切不得的,只能用砂纸擦,少擦一分不见绿,多擦一分绿也全无,全靠手上的功夫。”正说着,一伙人嚷嚷着走了进来,是5个男人。璞赶紧起身对我们说有戏了有戏了,说着他给我们当起翻译。为首的一个30出头,还未站稳就喊忙:“老伯,我有块石头要卖,他们开价太低,你若想要,就喊个价吧。”卖主显然是想请主持公道。拿出的石头是半山半水石,梨皮壳,2公斤大小,敲了一个碴口,露出豆青色。忙盯着石头,两道穿石而过的目光在碴口处碰起火花,忙平静地开了价:“8万。”卖主兴奋地对他4人说:“听听,切石大王比你们高开3万。”那4人笑笑,说忙前不久切垮了8块石头,没准这是第9块。忙不言不语,拿来机器,转过脸就切一刀。“涨了!”璞见到豆青色转豆绿色,立刻激动地大叫起来。4人当即有一人出20万买,忙不卖,再切一刀,豆绿转艳绿!绿得如一汪春水的翠面让所有的目光发直,整间屋子的空气像被火点着了地叫人亢奋难

挨。又有人喊价 50 万,最终这块石头以 80 万成交,整个过程不过 30 分钟!建国小心地问忙这下债务可还清了,忙淡淡一笑,说:“我切垮的 8 块石头共值 600 万元,这才是几分之几。”忙心平气和,目光似入了鞘的刀剑没了锋芒,恢复到先前的样子。

璞催着上路,出门之际,我将先前的不快和盘托出:“您既然认为女人折运,可为什么曾经有过 4 个太太。”突兀的直率无疑等于揭人疮疤,但是忙并没有因此而不悦。忙以老眼看了我一会儿,像端详一块大马坎的石头,他慢悠悠说道:“情爱一旦与金钱达成协议,它就变得一文不值,像那切垮了的石头……”忙的目光扫向屋角,屋角静静躺着一堆石头。然而,开切之前,它们是那样充满着诱惑,使多少人热血沸腾浮想联翩。“美丽的姑娘,我这样回答,不知是否使你满意。”忙望着我笑了,笑得慈爱安详。我咀嚼着忙的话,像嚼槟榔满嘴苦涩一直苦到心里。我默默无言地挥手与忙告别,建国牵起我的另一只手,像是牵着一只迷途羔羊。忙的话击中了我与建国的痛处,这点我已经正视,而建国却是不愿承认的。正要上车,身后追来忙的喊声:“喂,姑娘,你外公的石头可以擦出个好品相来,你愿意把石头留下来吗?”我回转身摇摇头。“难道不想圆你外公的梦?”忙脸上满是期待。我坚决地接着摇摇头,那石头在手里沉甸甸的,外公的梦在我心里也是沉甸甸的谜团一般,留着它吧,不堪回首的往事,亦无需重写。

回去的路上,璞把车开得飞起来,说要赶在天黑之前跑完那段山路。我心里没有了对山高路险的恐惧,有的只是对自己模拟性的审讯。我紧张地望着窗外绯红的残阳,那色调





让我一下子想到了血……血呵！母亲的下身几乎全泡在血里，她所有的精气神都被血带到孕育梦想的子宫里。然而，梦想破灭了，她欲刮空留有悔恨的子宫。刮宫后的大出血夺去母亲的性命，她为一个不值得爱的男人献出自己的一切，所有的承诺到头来是一句空话！我没有泪水，站在母亲跟前，母亲的痛苦屈辱与绝望正一点一滴渗入我的骨髓。我想嚎啕想嘶喊想说一声：妈妈我爱你！可是，我紧咬住下唇，眼前是一片血腥的绯红……“紫玉紫玉。”我被建国的喊声惊醒，原来我的手正抓住他，手指在他手背上留下深深的抓痕。“你累了，睡一会儿吧。”建国抬手搂住我，我靠进他怀内，疲惫地闭上双眼。

璞打开音响，提醒说听听音乐，最好别睡觉。乐声渐起，很空旷很原始很放纵感情的乐声，是郑钧的那首《回到拉萨》，“……拉……呀伊……萨……感觉是我的家……回到我们阔别已经很久的家……呀伊呀伊呀……”泪水终于沿着鼻沟淌了下来，透过水雾，我看见了车外的天空，被暮色包抄得只剩下山尖上一块蔚蓝的天空更显得高远深邃，那里是否就是天堂之门？是最后的归宿。什么叫归宿，保罗·克洛岱尔说：“那就是达到完全无法回返的境地。”克洛岱尔曾经是罗丹的情人，罗丹抛弃了她，她最后归宿在精神病院。一群叫不出名的鸟儿从天空掠过，宿鸟归林了，可是我到哪里去？郑钧还在咏叹：“拉……呀伊……萨……感觉是我的家……回到我们阔别已经很久的家……呀伊呀伊呀……”泪水又淌了下来，一只手正在那里等着。建国笨拙而万般柔情地替我擦泪，我的心不禁开始呻吟：哦，妈妈妈妈妈妈……

天擦黑下来，白天看得还起眼的公路此刻像条被山风吹

得直抖的丝带。璞安慰我们不要紧张,说他闭着眼也能把车开回景洪。但是,他要求我们一定不要睡觉,以免急刹车时磕着鼻梁或者碰了眼睛。“最好讲个故事,要么说个笑话。”璞明确提出要求,我心里很乱,无法去响应。车内一阵沉寂,听得见山里隐隐传来的一两声凄厉的鸟叫。“我讲个故事。”没想到建国开了口,这对于平素寡言的他来说不能不算作意外。我当然吃惊,可更吃惊的事情还在后头,那就是他讲的那个故事。

“我有个朋友叫拴,名字很土,心气却很高。”建国语气平淡,我听了心里又一跳,记起曹先生曾无意中讲起建国的小名叫“拴”,意思是拴牢了,别丢失。那时他爸妈正在南下大军的队列中,将出生不足两月的建国托付给了一户农民。建国继续讲着:“拴的父母都在部队,战事紧张时把拴寄养在农民家……后来因失掉联系,直到拴7岁,才回到父母身边。进了城的拴十足放牛娃模样,不识字不懂得城里人规矩,因此受过不少嘲讽,因此拴下决心要使自己成为上等人。拴的父母都是高干,他的理想没费什么周折便得以实现:从名牌大学毕业,在政府机关工作。到了该谈恋爱的时节,也有姑娘爱慕的眼光盯上拴,找谁呢,拴举棋不定。从内心讲,谁都想找个柔情似水倾心相爱的姑娘,可是理智要求他务必为前程仕途着想。就在这时有人出面做媒,媒人是拴母亲的上级,提的是拴父亲上级的女儿。于是,父母先乐意,回头再找儿子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促成这桩婚姻。新娘是主谋,自然对新郎十分满意。新郎看重的是权势,对新娘也就爱屋及乌。这个不咸不淡不苦不甜的婚姻维持了20来年,直到长大成人的儿子即将出国留学。”

